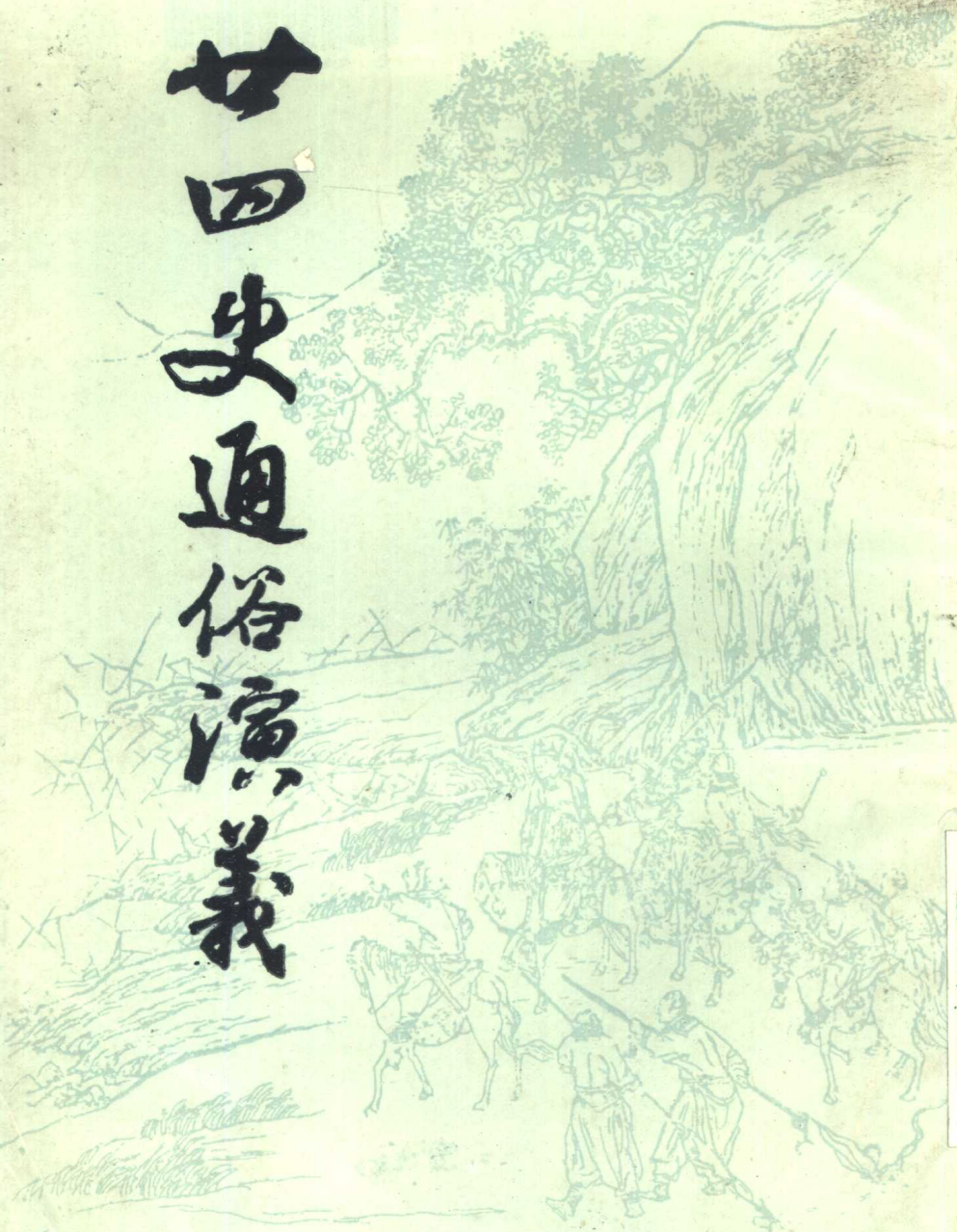


廿四史通俗演義





2 033 7875 4

廿四史通義



Green 25/24

光緒庚寅仲夏
廣百宋齋校印

綱鑑通俗演義序

經以載道史以紀事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吾夫子作春秋爲五經之一實開萬世史學之源朱子筆削資治通鑑爲綱目綱祖春秋而目祖左傳起於初命晉大夫爲諸侯而終於五季書凡五十九卷以正人心植世教深有助於治道者也然篇幅頗繁人不易致且大書特書其言或出於深奧而非淺渺者所能遽通昔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可見能徧觀者之寥寥非特二十四史浩瀚不能終篇也後世諸儒譚史者不下數十百家於書法外復錄各名人斷語此以爲是彼以爲非聚訟紛紜徒費耳目不崇朝而厭倦生焉呂子安世深慨夫讀史者讀未終篇略看幾句斷語便恣口談妄議前人毫無實得爰變褒貶之文合爲序事之體事必究其端委文必從其簡略分爲目錄紀以回數於荒史畧用山海經一統志諸書其餘悉摘錄通鑑綱目及廿四史端緒井然便於披閱便於記取無事褒譏而是非賢奸自見名之曰通俗演義其卷首諸目倣楊氏彈詞可

歌可誦連絡貫串開卷了然博聞廣見應務有餘其功豈小補哉余勸課之暇間亦一造其廬方欲以孝廉方正循例薦拔而呂子以病力辭出是書問序於余余喜而爲之序

皆

雍正五年歲次丁未孟冬月吉邑宰桂巖弟李之果題

綱鑑通俗演義序

綱鑑演義何爲而輯也通俗也何言乎通俗也自皇古以逮晚近稱良史材者數十家其最著者則涑水氏之通鑑紫陽氏之綱目也微言大義緯地經天假一字之褒誅留綱常於萬古皆聖賢之精意非俗人所能會通也呂子安世於治經之外日取通鑑綱目及二十四史而折衷之歷代之統緒而序次之歷代之興亡而聯續之歷代之仁暴忠佞臧否條分縷析而紀實之芟其繁緝其簡增綱以詳裁目以略事事悉依正史言言若出新聞始終條貫爲史學另開生面不特經生學士即婦人小子逐回分解亦足以潤色枯腸末卷專言修身齊家之事以通俗也實人人之布帛菽粟也考亭而後何可少哉是爲序

皆

雍正十年孟夏月

吉旦呂撫謹題

敘

涑水通鑑朱子綱目讀史者無不家置一編二十四史各有專籍亦或有藏之者然博覽不易往往束諸高閣徒爲書笥中壯觀而已余性拙喜讀史不能強識家貧通鑑綱目等書猶不能置況二十四史至世所行易知錄挈要約編等集則偶有寓目往往瞻前忘後顧此失彼心竊惡焉呂氏綱鑑演義能統廿四史事實說得原原本本至其中條分縷析處亦復一線穿成洵史集中之別體余素爲之服膺者也當世淹博之士胸羅萬卷於史籍中澈上澈下未免視爲噴飯然於初學觀史者令其入門則此書不啻爲之嚆矢且言不尙文語皆從俗無論婦孺皆能通曉若以之消愁排悶即能舉數千載之掌故瞭然於心目不亦快哉廣百宋齋主人博雅好古搜刊祕籍因出是編慫恿付梓并誌數言於簡首尤願讀是書者其進而求之通鑑綱目以至二十四史各專籍庶幾一以貫之矣

光緒十有三年歲次丁亥孟春之月鹿城張芬敬甫氏譔

凡例

一是書悉遵綱鑑。半是綱鑑舊文。其綱鑑中因編年紀月。不相聯屬。與字句難曉者。畧加刪訂。所謂通俗衍義也。

一是書起自盤古。終於明末。共四十回。其回數目錄。則序及本朝。其實自明末而止。蓋

本朝未有實錄頒行。傳聞不無訛謬。並不敢以不識不知之民。妄談

本朝事跡。雖另爲二回。惟祝

嵩呼。以見

本朝如日之方升。萬萬斯年。非野人見聞。所可妄談。另起一卷而空其後者。以見後此之無窮也。

一是書自夏商以前。書愈少則愈從詳。間有從荒史山海經及他記補入者。自周以後。書愈多則愈從畧。但序大勢大體而已。使觀者一覽卽知。

一是書有綱鑑所無。間以他傳補入。其見於小說內者。並不敢取。卽取亦必以或曰別之。以見其說雖不足信。或可參考云爾。

一是書摘其大要。畧其細事。然於離奇怪異之事。則頗加詳。間有從他記補入者。無非引人樂觀而已。

一是集中如盤古開天。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女媧氏煉石補天。夏禹王治水。用天兵天將。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之類。綱鑑雖載有其事。並不詳其說。蓋事屬荒唐。置之不議。不論之列也。今雖從他書採補增入。猶孟子所云。於傳有之。其事之或有或無。傳記之足信與否。俱未暇深辨也。

一綱鑑之有斷語。祖於春秋之公羊穀梁。然孔子作春秋。寓褒貶於一字之中。初無所爲斷也。而當時文學如游夏之徒。尙不能贊一詞。況後之人。文學不如游夏。乃敢妄祖孔子。譏議古人。長篇累牘。恬不知怪。不知古人之事。據事直書。其忠奸邪正。不待言而自辨。其有從正路上差了腳步者。須知古人事處無可如何之地。日夜經營。勢

窮力竭。萬不得已。乃畧差一步。以圖其事之有濟。非樂於爲此也。今之人。動曰春秋責備賢者。使古來無一全人。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爲古人者。不亦難乎。聖人云。凡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夫人尙不可議。人之惡尙不可發。而況於古人乎。故一回之後。草本原有斷語。今則盡刪不錄。蓋不敢妄議古人。而自取罪戾也。

一每回之首。必冠以曠達詩詞。凡以祖春風沂水之意。所以廣人心志。樂人性天。見得志則廊廟而盡忠報國。不得志則山林而明哲保身。二者並行不悖。不必規規於事爲之末也。

刪定綱鑑總論

陽節潘氏榮曰。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姦。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悅。而天下服。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矣。故唐虞三代之治。純用禮樂。教化大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無爲而治。如斯而已。及其衰也。夏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是佚欲之亡人。而百令不從矣。周室東遷而後。王政不行。諸侯多僭。故夫子自衛反魯。作春秋以正王化。至於戰國。王室陵夷。分崩離析。故孟子去魏適齊。陳王道以正人心。是皆聖賢爲萬世生民而發也。自茲以還。迹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異端蜂起。聖學榛蕪。秦漢而下。安危不一。難以悉舉。姑取其最關於綱紀者而論之。漢高之興。去古未遠。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可與有爲之君也。然猶輕士慢罵。凌辱大臣。張敖托以辟穀。何參平勃。以詐以力。天下雖安。而古禮不復。古樂不作。從茲始矣。可勝惜哉。漢文沈潛而不能剛克。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光武有

志於治。而輔相亦非其人。孔明有王佐之才。而當姦雄僭竊之際。外戚之禍。內豎之變。中移於王莽。卒壞於董卓。曹操承之以移漢祚。又何言哉。唐之太宗。號爲英主。百戰而有天下。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希世之賢君也。然以君德論之。則用宮人私侍。以劫其父。納巢刺王妃。而封子明。其謬已甚。若非魏徵。辰羸之喻。則明母又繼文德而后矣。閨門如此。其子孫又烏得有正家之法乎。是故武氏經事先帝。太真已配壽王。中宗親爲點籌於韋后。明皇賜洗兒錢於貴妃。卒爲天下後世非笑。豈不皆由太宗垂統之所致歟。房杜王魏無忌。遂良狄仁傑。張九齡。姚崇。宋璟。李泌。裴度之賢。猶不能救其君於蕩敗禮義之際。而或以見疎。韓愈陸贄。勤勤懇懇於章奏之間。而亦以獲罪。蓋唐之亂也。始於武韋。危於貴妃。壞於藩鎮。亡於宦官。而李勣李義府。許敬宗。鄭愔。崔湜。武三思。李林甫。楊國忠。李輔國。盧杞。元載之流。與后妃宦豎。內外交締。始終爲難。非一朝一夕之故。暴秦以呂易嬴。是嬴亡於莊襄之手。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愍之時。隋楊廣弑父自立。卽以敗亡。蓋以趙高楊素。

之姦。而致扶蘇楊勇之死。是天所以速秦隋之滅也。宋齊梁陳。至於五季。禍亂相隨。戰爭不息。名爲君臣。實爲仇敵。世降至此。壞亂極矣。惟柴世宗粗有三代遺風。而使之不壽。豈天將啓宋世之治也歟。且自晉武之後。惠懷無親。骨肉相殘。群胡乘釁。濁亂中原。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王謝陶阮。富貴風流。節行標致。沛乎有餘。江左之民。亦賴以安。然朝廷之得失。姦雄之篡弒。則亦邈乎其不能正也。逮拓跋氏興。佐以崔浩高允之徒。旣治且安。至於孝文。風移俗易。庶幾爲禮義之邦矣。宇文高祖。完顏世宗。其亦賢乎。江左君臣。甯不知愧。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文景以後。能行之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數君而已。此夫子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至於宋祖。未嘗爲學。晚好讀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故臣下得以有爲。而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興矣。命曹彬下江南。則戒以切勿暴掠生民。待諸降王以賓禮。易諸節鎮以儒臣。使舉德行孝弟之士。以隆禮義廉耻之風。嗚呼。人主如是。亦庶乎其知九經之義。

哉。太宗卽位之初。首開崇文館。與諸王宰相。繙閱書籍。次選文章有德之士。教導王子。且戒之曰。必以忠孝爲先。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終始如一。升遐之日。雖深山窮谷。亦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非有得於人心。而能如是乎。英宗氣質尤美。謙恭以任賢臣。而天下無事。暨於哲宗之初。實爲垂簾之政。宣仁有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何愛於髮膚。任賢弗貳。去讒不疑。故自建隆至於元祐。號稱治平之世。而人才之盛。亦莫過於宋矣。初有趙普。范質。李沆。張齊賢。向敏中。寇準。蔡襄。晏殊。王旦。王曾。杜衍。趙抃。諸呂之輩。復有韓。范。富。歐陽。蘇。張。文。呂。司馬之徒。俱爲大賢。文章德業。前世無比。相繼以興。爲之輔相。當此之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百姓謳歌。謂之太平天子。又稱宣仁爲女中堯舜。嗚呼休哉。神宗刻意圖治。上慕唐虞。傾心安石。君臣之間。求濟斯道。未嘗不以堯舜相期。惜安石之學。旣執而蔽。引用凶邪。反治爲亂。使天下之人。嚮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邪並進。釀成靖康之禍。用人可不謹哉。岳飛破虜。幾還兩宮。秦檜矯詔班師而殺之。高宗若不聞也。通天之罪。尙忍言哉。張浚。

鼎真德秀。魏了翁之賢。立朝未久。非惟不能正群邪之罪。而反有貶責竄逐之寃。秦檜。諱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以元凶居相位。登進同類。布滿朝廷。祇爲身謀。卒以誤國。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既去之餘。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從容就義於顛沛流離之際。爲國之光。豈非皆由祖宗尊賢敬士之報歟。蓋其興也。以大臣之賢。其亡也。以大臣之姦。故雖有大臣之誤。而亦有大臣之報。彼人君之喜用姦邪者。冀得以從己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君者。亦欲固其寵祿而已。然君以逸欲滅國。臣以寵祿殺身。前車旣覆。後車不戒。及至君亡國滅。其臣又安得獨存哉。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則四夷賓服。而天下王矣。至於末世。崇尚虛無。信誘邪說。垂及敗亡。猶不能悟。梁元爲魏師所圍。尙講老子。梁武爲侯景所逼。惟談空苦事佛之謹。舍施之多。無以逾於梁武。奉道之勤。設醮之厚。又何以加於道君。然則餓死臺城。而佛不之救。受辱漠北。而道亦不聞。秦皇漢武。窮極以求神仙。了無證驗。楚王英敬信沙門之法。卒以誅夷。契丹入寇。王欽若出守天雄軍。東

手無策。閉門修齋誦經而已。用此數者。曾何補於治道哉。狄仁傑巡撫江南。奏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祠而已。胡穎經畧廣東。毀佛像而殺妖蛇。杖僧人以脫愚俗。所過淫祠必焚之。此萬代之所瞻仰也。漢儒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人品不同。而事業亦異。是未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葛亮輔漢於蜀。狄仁傑反周爲唐。其心一也。郭汾陽克復二京。而終身富貴。岳武穆志存雪耻。而身死權姦。其道同也。孟德睥睨神器。狐媚欺孤。恨文若九錫之勸。而致之死。篡逆之所爲也。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杖郭曖肆言之失。而歸朝待罪。臣子之所安也。平生姦僞。死見真性。操之所以如鬼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亮之所以如龍也。蘇武持漢節於匈奴。是舍生而取義。眞卿陳禍福於希烈。乃殺身以成仁。霍光擁立二君。而子孫夷滅。是履盛滿而不止也。韓琦定策兩朝。而德望蓋世。識用舍行藏之道也。陶潛爲晉處士。心逸而日休。揚雄爲莽大夫。心勞而日拙。諸葛入寇。晉史自帝魏也。丞相出師。漢賊明大義也。廢帝爲王。唐經亂周紀也。帝在房州。萬古開

群蒙也。故自初命晉大夫爲諸侯以來。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誅亂賊於旣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前。示勸懲於來世。此綱目之所以繼獲麟而作也。是故欲治之君。須知爲治之要。夫治也者。親賢遠姦。信賞必罰。明禮義。謹學術。以身先之。使民知趨向之方。則賢才輔而天下治矣。書云。慎厥身。修思永。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此之謂也。